**乔治·佩顿博士，《圣经翻译》，第 8 节，**

**语言，第 3 部分，我们如何以  
相关的方式进行沟通。**

© 2024 George Payt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 8 节，语言，第 3 部分，我们如何以相关的方式交流。  
  
我们将继续讨论语言和我们如何交流。

这次我们想谈谈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进行交流。在开始之前，我还有另一个小故事，这里有一个小东西供我们阅读，翻译。所以，这是在公园或某种户外活动场所，也许是露营地。

我认为这是一个露营地。所以，左边写着，如果您发现任何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请随时通过这个号码给我们发短信。我们希望让这个露营地尽可能地让客人感到轻松和舒适。

谢谢。所以，这是针对青少年的那段文字的翻译。怎么了？如果你看到任何可疑或令人不快或不知道的东西，比如马桶被毁了之类的，请给我留言。

老实说，我们高调地尝试让这个露营地焕然一新。不能停止，直到这个地方彻底毁灭才会停止。需要你的帮助。家人。谢谢。  
  
好的，我已经向我的学生展示了这一点。

实际上，不能停止、不会停止更像是 90 年代或 21 世纪初的事情。所以，现在人们不再这么说了。无论如何，所以 HMU，联系我吧。

意思是联系我。IDK，我不知道。Wrecked，意思是损坏。

等等。谢谢，谢谢。是的，短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写很多东西的方式，有时甚至是论文之类的东西。

好吧，那我们来谈谈语言。抱歉，如果你还没猜到的话，我是个语言爱好者。我热爱语言。

我喜欢想念他们。我正在谈论他们。我们的女儿，当她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五个孩子。

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当时还在读高中，家里就她一个。有一次晚餐时，她问我和我妻子，她说，为什么每次晚餐谈话最后都会谈到语言。对不起，我娶了你妈妈，我们是圣经翻译，我们是语言专家，所以我们没办法。好吧，我们只想谈谈我们讨论过的言语行为。

假设共享语境较高，这种交流方式意味着文字最少，单词量较少。假设共享语境较低，或者假设共享信息较少，则会导致文字最多，说话较多。有时，言语行为我们很少看到，但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更多，实际说话实际上是在做某事，是在执行某种动作。

所以，当牧师为新人主持婚礼时，他会说，我现在宣布你们成为夫妻。在那之前，他们是夫妻吗？这有点像最后一件事，然后他们就确定是夫妻了，然后他们就分开了。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什么？祝福。

当雅各从哥哥手中夺走长子继承权时，他假装是哥哥。父亲祝福雅各，说，我会给你所有这些伟大的祝福。然后，以扫过来，给爸爸送了一顿饭，问，什么，我的呢？爸爸说，对不起，我没有了。这就像他给了雅各一个实物，比如这是 10,000 美元，这是我银行里所有的钱，是你的。

那我呢？所以，这种表演性的东西，我们在英语中很少看到，但它在《圣经》中是存在的。祝福，但也是什么？诅咒。所以，他们发出诅咒。

当耶稣在受难周期间去耶路撒冷时咒骂无花果树时，他们回来了，被咒骂的树已经枯萎了。所以这是我们还没有谈到的一种言语行为，但它有时与圣经有关。那么，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在看什么？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期望的反应是什么？人们是如何回应的？正如我们所说，圣经文化倾向于高语境，我们今天翻译圣经的许多语言也是高语境的。

好的，言语行为。话语通常与所说的内容相匹配。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翰逊一家这个周末要来吃晚饭，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陈述，它被理解为一个直截了当的陈述。

当你问到“约翰逊一家什么时候来吃晚饭”时，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这不是责备之类的。这可能是第二个问题的先兆，约翰逊一家什么时候来吃晚饭？约翰逊一家这个周末来吃晚饭。求求你，让我们找个时间请约翰逊一家来吃晚饭吧。

也许丈夫问妻子，或者妻子问丈夫，这是一个礼貌的请求。然后你有一个直接的命令，不要把盘子留在桌子上，这实际上是告诉他们做某事，而且一点也不含糊。好吧，但问题在于说的话和想说的话不一致，我们说意图和话语之间存在偏差。

这意味着它没有对齐，并且没有关联。好的，我们再次听到了“牛奶喝完了”这句话，这是一个陈述句，看起来像是在询问信息，但实际上是一个礼貌的请求。然后我们还有另一个，一个反问句。

这句话是这样的：妈妈走进厨房，小汤米坐在地板上，把饼干塞到嘴里，饼干罐里到处都是饼干屑，妈妈说了什么？你在干什么？现在，汤米没说这些。妈，我坐在这里吃饼干，你看不出来吗？为什么？因为她在斥责他。好吧，这是斥责，她在责骂他。

那么，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需要检查它们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有偏差，我们需要确定这些事情，以便在翻译之前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好吧，例如，从圣经中，这是我一直在谈论的加拉太书中的那段话，只要听一听，就能弄清楚保罗使用语言的方式。哦，加拉太人，谁迷惑了你们？耶稣基督被公开描绘成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在你们眼前。

我只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这样多的苦难，都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就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因此，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它包含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所有内容，关于言语行为和意图，以及他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言语行为呢？它是一个理解话语解释的框架，这就是重点。好的，接下来，我们想谈谈相关性和沟通，这是布朗的。

布朗说，沟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理过程。这是什么意思呢？说话者会暗示一些事情。这些暗示往往是隐晦的，他们不会公开说出来。

听者会推断或试图弄明白对方说了什么。有些人认为暗示和推断是一回事。实际上，它们是相反的。

这就像给予和索取。我给予，你索取。它们不是同义词。

因此，听众需要试着弄清楚对方说了什么。好的。上下文信息对于理解含义绝对必不可少，布朗在她的书中使用了这个例子。

有一次，她下午回家。女儿放学回家，女儿在那里待了几分钟，然后女儿说，嘿，妈妈，我可以看电视吗？布朗夫人说，你做完作业了吗？所以，想想布朗夫人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那么，女儿在问什么？她是在请求允许看电视，对吗？布朗夫人说，你做完作业了吗？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答案是，你做完作业了吗，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你做完作业了吗？是的，我做完了。那么，是的，你可以看电视了。你做完作业了吗？还没有。

先做作业，然后看电视。但是妈妈一问女儿就知道答案了，对吧？所以，这是她和女儿的真实对话，她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好的。

还有一个例子。一个男孩走到他喜欢的女孩面前，问她，你星期五晚上要做什么？女孩说我很忙。这个男孩立刻被拒绝了。

好吧，当他说“你星期五晚上要做什么”时，他到底在说什么？他说的是“我想带你出去约会”。更重要的是，他说的是“我喜欢你，我想和你发展一段关系”。所有这些都包含在这个问题中，甚至可能更多。

好吧，当她说“我很忙”时她在说什么？我不想和你出去。我不喜欢你。我不想和你交往。

我们会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不会让它立即开始。好吧，语言很隐晦。很好。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沟通和相关性。而且，这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言语行为非常相似。存在某种共享知识。

例如，我的邻居是牛仔队的铁杆粉丝，他喜欢牛仔队。在橄榄球赛季的每个比赛日，他家门外都会挂一面牛仔队旗帜。他就是喜欢牛仔队。有一次，他对我说，嘿，牛仔队今年会表现得更好吗？所以，他以为我知道牛仔队是谁。

如果你正在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谈，你认为他们知道什么？嗯，首先你必须了解牛仔队是谁，对吧？实际上，至少有一支大学球队，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牛仔队。所以，你需要知道这是一支职业橄榄球队。了解一下我们有职业水平和大学水平，甚至高中水平，这会有所帮助。

这取决于你真正需要知道多少，但事实是，这里有一支专业球队，他们踢足球，美式足球。演讲者通常会说一些话，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理由这么说。那么，这个人对我说这些话的理由是什么？也许他喜欢牛仔队。

他喜欢谈论这些。也许他想和我建立联系。他只是喜欢一切与牛仔有关的东西。

所以，每次见到他，我都会试着和他交流，牛仔队输球时，我们都会感到难过。我不是牛仔队的球迷，但他是，所以你知道。好吧。

所以，共享知识是存在的。人们说这些话是有理由的，他们也认为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有价值的事情要说。如果你不属于那种文化，如果你不属于那种情况，或者他们说的话出乎你的意料，你就不一定能理解他们的意思。

所以，你认为它不是很重要或不相关。好的。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一个美国年轻人，在日本，他和他的日本朋友在东京旅行，他们在火车上旅行，美国年轻人四处张望，当他环顾四周时，他与人们进行目光接触，他的朋友用英语对他说，看看你的脚，或者看看标志，这是很好的。

美国人说，好的。那么，日本人，分享知识，说这句话的理由，重要的事情。美国人说，好的，太好了，他开始环顾四周，与人们进行眼神交流，日本人又说了一遍。

是的，看着脚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看着脚下，好吧，他继续这样做，直到那个人最终不得不用英语说，看着别人的眼睛是不礼貌的。这对他们是一种冒犯。

所以，你不需要看别人的眼睛，而我们要做的是看自己的脚。突然间，灯亮了。他没有这种共享知识。

他不了解文化。他不了解规则。所以，有一次我和拜欧拉的一名学生聊天时，他问了我这个问题。

那么，你的播放列表中有哪些类型的音乐？他认为他和我知道什么？那么，想象一下，一个人需要知道什么才能理解这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播放列表，对吧？第二，你在哪里播放这个播放列表？什么播放列表？歌曲播放列表。通常它是一个音乐播放列表，对吧？你在哪里听这个？现在，它在你的手机上，但之前它在其他电子设备上，对吧？他还假设了什么？他以为我有一个播放列表，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他，是的，实际上，我没有播放列表。我不在手机上听音乐。

我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假设存在共享知识，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存在共享经验。

知识是有的，但经验却没有。所以，如果他知道我根本没做过那件事，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但他想和我建立联系，就像，是的，所以他可以这样说。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这才是他提问的真正目的，所以他问了我这个问题。

那么，你听什么？哦，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所以，我告诉他，你知道，我用笔记本电脑或别的什么听。所以，沟通和相关性。

所以，听者总是要思考，这个人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而且，这是在这种直接的语境中，对吧？这可能是与你周围不直接相关的事情，但通常，它必须与你当时周围的事物相关，比如火车上的那个人。然后他们会试着猜测说话者，不仅仅是为什么，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这对我很重要？为什么这与我有关？我为什么要听这个？我能从中得到什么？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我们的小男孩，他来找妈妈说，妈妈，现在几点了？她说，我不知道，去问你爸爸。小男孩说，我不想知道那么多，因为他只能听爸爸说话，爸爸会长篇大论地解释某件事，孩子说爸爸，拜托。

然后你就不再听了。好的，没问题。好的。

那么，人们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弄清楚对方的意思呢？如果很难弄清楚他们想说什么，你曾经和某人交谈过，你觉得他们喋喋不休，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你会想，天哪，我试图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就是听不懂。或者如果你读了一些东西，你只是读了它，然后你会想，天哪，这太难懂了，我搞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么，这个人就会问自己，真的值得花精力去听吗？这些都是人们的正常感受。

这是正常的人类交流。这不是什么特殊情况。好吧。

值得花功夫去听吗？如果太费力，他们就听不懂。他们听不懂其中的隐含信息。这个话题很有趣。

希望你现在还在听我讲。希望你对这一切感兴趣。演讲者是否不清楚？人们会怎么做？他们不再听。

他们不理会你。或者，如果他们在听，他们就是在听那个要点，那个他们可以带走的部分。一旦他们得到了要点，他们就会停止处理。

有时，牧师在周日早上讲道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牧师在讲道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后举了两三个例子。你听到了这个观点，然后在这些例子里，你的思绪开始飘忽不定，也许你会想，好吧，也许我会在手机上查一下这节经文。然后，你就在手机上查了这节经文。

哦，有消息了。接下来你知道的，你迷失了。然后你回来，你试着听牧师讲道，你就像，天哪，我迷失了。

我不知道他在留言中说了什么。让我看看公告中的提纲。好的。

如果你得到了你需要的东西，你就不会再倾听。人们往往都是这样的。那么，它与人际交流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一遍，语言是推理性的。

需要共享上下文。说话者假设上下文。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而所说的并不总是与所想相符。好的。因此，当我们谈论圣经的相关性时，我们的翻译范式首先要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重要内容。

他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个？我们假设他们想说这个是有原因的，他们有这个信息的原因。我们假设人们在那里，他想让自己被理解。你不会故意用一种含糊和令人困惑的方式说话，但我女儿在高中时曾经读过这本反乌托邦小说。

这本书的作者故意写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她会想，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但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希望被理解。我们假设他使用了希望被理解的语言。

好的。我们还相信，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去理解作者的意思，以及他们试图这样做。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做到这一点。

我们说我们试图理解上下文。他们处于什么情况？双方之间可能共享哪些信息？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实际上没说什么。就像耶稣的母亲一样，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妈妈。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是什么意思？文化理解与他们所理解的内容和他们所分享的内容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好的。所以，这对翻译有影响。

首先，收到此译本的人是否能理解此文本？他们是否能知道其中的明确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是如何使用的？他们是否能弄清楚遗漏了什么？有时能，有时不能。那么，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能帮助阅读的人理解它，我们是否需要提供一些隐含的信息？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改变文本。

我说的是，我们需要提供信息吗？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没问题了。就像耶稣和他母亲的情况一样。我们不会在该文本中添加任何内容。

我们不会拿走任何东西。所以问题是：他们会明白吗？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信息与他们相关，以便他们想读这段经文？你曾经有一个非基督徒朋友，你试图鼓励他们考虑福音，你鼓励他们阅读圣经，或者你给他们一本有圣经内容的小册子，他们会说，我真的不想读。或者他们拿了，很有礼貌，然后你稍后问他们，嗯，不，我还没有机会。

我还没有机会。我们怎样才能使文本更加生动，我不是说通过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来修饰它，而是说这种交流与他们有关吗？这对他们的生活重要吗？记住，如果太难了，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停止阅读它。在我看来，除了圣经本身和原始语言之外，钦定版圣经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

KJV 是人类历史上印刷量最大的书，也是翻译量最大的书。但今天，如果你试着读它，它太难了，你读了三四句话就读不下去了。它太难了。

当人们阅读直译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结果发现太难了。很难弄清楚。

他们与它毫无关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它如此重要。所以他们做什么？他们不再阅读它。

因此，我们的翻译需要具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如何向他们提供这些信息呢？可以用脚注或其他方式。我们如何提供这些信息，帮助填补圣经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的沟通空白，以及目标文化的人知道但可能不知道圣经中的内容？因此，我们在翻译的每一步都牢记这个概念或相关主题以及人们说话的方式。

谢谢。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 8 节，语言，第 3 部分，我们如何以相关的方式沟通。